

## 本土文本



上世纪九十年代，作家程青在《钟山》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小说《海南是个迷人的地方》，印象颇深。后来在一次笔会上，我对她说，你写的是迷人的爱情，我记住的是迷人的沙滩。那时我还没有到过海南。天之涯，海之角，海南还是那么遥不可及。我对海南的印象还仅仅停留在洪常青、五指山和千军万马下海南阶段，心中也止不住疑问：海南到底有什么迷人处，引得国人蜂拥如潮呢？

也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狂热地投入到了文学创作当中。当时我从海门师范，调回到海安教师进修学校，一边从教，一边业余写作。记得写了两个短篇，一个叫《经验1987》，一个是《历史1988》。前者是实写，记录我随渔民出海的经历和冥想。后者为虚写，想象了苏中地区的抗战片段，与小说标题没有多少关联。可能因为有些无厘头，这个短篇在众多文学刊物游走了很长一段时间。1996年，适逢海南省的《天涯》杂志隆重改版，闻海南的著名作家韩少功出任社长，蒋子丹出任主编。国内各大媒体都发布了这个重磅消息。要知道，和海南一样，大名鼎鼎的韩少功、蒋子丹都是我们文学青年遥不可及、无比崇敬的。好在我年轻气盛，也可以说是年少轻狂，找到草稿，把小说认认真真重新抄写了一遍，附上一封信，不管不顾地寄给了韩少功。万万没想到，过了几个月，竟然收到了他的一封长信，说稿子看了，已经转给了编辑部。当然，还写了一些勉励的话语，令我立即元气满满精神振奋。我记得，《经验1987》发在《山花》杂志1996年第五期，《历史1988》竟然也发表在双月刊的《天涯》1996年第五期，同期上还有江苏著名女作家范小青的短篇作品。

可以说，我和海南的结缘，是从文学，具体说是从《天涯》开始的。随后，我又断断续续在《天涯》杂志上，发表了若干个中短篇。多年以后，我从《天涯》副主编王雁翎那里，得到韩少功的电话号码，专门向他致谢。那时韩少功已经不怎么管杂志了，他窝在湖南山地里，专心写小说，写散文。座机电话，效果不好，老是夹着杂音，但还是能不断听到他爽快的笑声。他说他很少接电话，写作计划和突发活动都很多。又问我怎么样了。我说还在写。他说，好！

世界这么大，处处有奇境。但真正让人流连忘返之地毕竟还是少数，海南恰恰就在这少数当中。迄今为止，我到海南来，已经不下三次了。此行我和评论家王干说，咱们应该每年都来一次，住个十天半个月的，写累了写倦了，就一起喝喝啤酒，吃吃烧烤，吹吹海风聊聊天，那多自在呀。王干颇为然，便立即呼朋引伴着手计划，众人纷纷响应。

2003年的秋天，在黄蓓佳的率领下，我第一次来到海南。那时我调进江苏省作协创作室还不到一年，已经跟着诸位名家走过不少好地方了。那一趟我们拜谒了海瑞墓，参观了博鳌亚洲论坛。晚饭之后，大家或躺或坐在酒店的泳池边，白话消食。不记得是不是毕飞宇提议，抬起一条

## 清补凉（散文）

□罗望子



腿，踮着一只脚，伸直双手，看哪个保持平衡的时间长，就说明他的身体棒。于是每个人都有样学样，傻乎乎地做了一遍，笑得不亦乐乎。到了三亚，穿过椰树林，我和苏童、毕飞宇漫步在沙滩上，信马由缰畅谈文学。此时波涛如雪，海风阵阵，令人神清气爽。

有一年春节前，作协打电话给我，说工会组织大家去三亚暖冬，问我去不去。我说去呀，怎么可能不去。去海南，冬天是最好的季节。尤其是我们住在长江以北的人，一到冬天，天气阴冷，冷得浑身发抖。没得供暖，空调又舍不得开，所以到了冬天，就感到浑身都僵了。这一次我们干脆就在三亚安营扎寨，去了天涯海角，去了兴隆咖啡农场。好多同事还买了不少水果打包带回。

每天早晨，漫步在海边，看海鸟追逐浪花；午后小睡，就躺到柔软的沙滩上，闭着眼睛晒太阳，任由小小的蝴蝶在身上爬来爬去。一些情侣还把对方埋在沙子里，只露出鼻眼嘴。这里的沙子特别的细，白里透黄，黄里透白，踩在沙滩上，细软而熨帖。要是你往海里走近一点，海浪翻滚，潮水舔上你的脚腿，痒丝丝、酥麻麻的。退潮之后，海水倒流，脚下的沙子不知不觉地崩塌，站立不稳，给你带来一种摇摇欲坠的眩晕。我的老家邻近黄海，黄海只有滩涂，没有沙。据说黄海滩上的沙，都是从南海这边运过去的。据说现在不允许了。也有可能，那些粗细不均的沙，并非来自南海，却打着南海的幌子。但我踩在黄海的沙滩上，总会想到南海，就像看见红木，就会想到越来越珍稀的海南黄花梨一样。晚上，喝了一点啤酒后，我们浩浩荡荡奔向海滩，边走边唱，把衣衫舞得猎猎作响，把能唱会唱的老歌都唱了一遍两遍三五遍。还是不过瘾，我们就脱下鞋子，提在手上，踏着浪花，继续尽情高呼尽情歌唱。星星跳荡在无边而深邃的海面上，海浪扑来，吞噬掉了我们的歌唱；回卷下去，歌声又湮没了浪涛声，间或还听到海鸟兴奋的嘶鸣，仿佛在为我们助阵。回房路上，很多同事抱怨嗓子都唱哑了，还没有这么疯过呢。我也哑了，但是他们倒头睡觉的时候，我几次三番跳到酒

店里的泳池泡，泡了又泡。隔天早上，嗓子又恢复如初。

这次来海南，是在仲夏，应海南省作协之邀。一下飞机，我们就往万宁赶。在车上，作家朱辉感叹道，原来以为菠萝是挂在树上的，现在才晓得，菠萝是长在地上的。他的感叹立即遭来反驳，大家一致认为，菠萝是长在树上的。我打趣道，这一来，朱辉老师关于菠萝的散文随笔又写不成了。一波三折，后来在前往留客村的蔡家老宅途中，望着道路两旁的热带果林，我们才终于弄明白，菠萝就是凤梨，是长在地上的。挂在树上的那是菠萝蜜。菠萝蜜号称水果之王，最大的可以长到五十公斤呢。常识最容易被忽略，常识又是甄别事物去伪存真的基本和关键。如果不是在海南亲眼所见，那我们有可能永远分辨不了菠萝和菠萝蜜。

到了海岛森林酒店，国家冲浪队的大巴停在大门口。大堂里的香蕉、龙眼只管吃。午饭时，我正好坐在《天涯》杂志主编、青年作家林森边上。我们聊他们80后作家，聊他的小说《海里岸上》。当然，免不了要聊到《天涯》杂志在全国的影响，和它对海南文学的贡献。

黄昏和清晨，是冲浪最佳时分，也是海滩热闹的时候。有专业选手，更多的是四方游客和当地少男少女。他们把冲浪板系在脚踝的时候，都昂头望着海面，尔后义无反顾地走向海里，好像走进自家的菜地。无论日落还是日出，他们趴在冲浪板上，或随波逐流，或逆流而上，随时准备站立，站立着乘风破浪。余有诗歌习作《日月湾》为证：

傍晚的海  
才算迷人的海  
幽暗而神秘之海  
吞吐黑的火

夹着冲浪板  
一些人上来了  
一些人正预备下去  
还有一些人  
看着波浪卷起千层雪  
妄图捕捉、传递  
海的味道

夜深了  
海也深了  
栖鸟啾啾  
老汉磕烟袋  
海睡哪  
永生就在哪

海滩上，坐着一对年轻的情侣，他们相互依偎，面朝大海，任浪花翻卷到脚头，飞溅到衣袖上。不知道他们是在羡慕与向往冲浪者的勇敢，还是在遥望海面上幽暗的点点碎光。但是这一镜像，成为我对日月湾的永远抹不掉的记忆。

吃罢早餐，我们前往琼海，决定把博鳌小镇作为栖居地，仍然入住海岛森林酒店。这是一家可以躺在床上看日出的连锁酒店，也是海南省文学院的创作基地。海南省作协主席梅国云先生，专门安排了一个娱乐活动：摘椰子，品椰子。椰子汁、肉、皮和丝皆各有功效。酒店里的小伙子，用绑着镰刀的竹竿替我勾住了一颗硕大的椰子，让我自己割。我仰着脸，抓着竹竿，使勁力气。一下，两下，三下，终于割断了，椰子如保龄球，从高高的椰子树上坠落下来。大家欢呼起来，纷纷加入摘椰子的队伍。

关于椰子树，有着很多传说。老梅卖了个关子说，那你们知道为什么叫椰子吗？众人不响，咕噜咕噜地吸着椰子汁。相传海南岛最初



## 江海新韵

## 濠河

□冯新民

在北方和南方之间粗犷和婉约之间  
环抱一座城市穿越一座城市  
和一座城市相生相伴  
濠河。你默默无语只是静静地流动  
把温柔带给两岸的花草树木和生活  
去滋养一座城市的性格和气质

拜访你的昨天  
渐行渐远的渔舟渔网渔船歌  
留给诗歌去思念

没有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念奴娇  
没有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满江红

没有钢刀利剑却也有钢刀利剑的魂魄  
没有惊雷闪电却也有惊雷闪电的气势  
濠河是蜿蜒千年的城墙  
守护了天宁寺的香火十字街的钟声

春水。夏水。秋水。冬水  
水是一座城市的路。  
从东到西。从南到北  
鱼在这里呼吸。鸟在这里散步

江鸥是这里飞翔的市民

六桥。委婉从容宁静地架在水上

清波。微浪。  
二十四桥。让桥上的人走过

透明的玉。透明的风。  
透明的砖瓦

掬你一捧水可以洗风尘  
洗青丝三千

流你一滴泪可以看池塘  
看乡贤一百

水在桥上。桥下的水做了公园。做了假山。做了灯光

濠河。我听见你的声音  
是微波。是细流。  
是莺声燕语  
濠河。我看见你的容颜  
是迎春。是荷花。是桂枝。是蜡梅。

一路杨柳为你梳妆。

## 母亲的事物（组诗）

□方述怀

## 酱粑粑

它用记忆引导  
用颗粒状的白色定义  
母亲将小麦和黄豆  
撮合在一起  
和它们相濡以沫

风站在高处。  
用冗长的论述表达  
磨砺、催化、超度  
让我从一粒粒小麦中

听出它的涅槃，直到  
那些长腿的孢子  
晃动着腰身  
带着我

不断地向母亲的心中  
伸去，那里面的曲香  
正渐渐散开

## 木槿园子

一垛木槿围成的墙  
被时光凿出斑驳的洞风，穿过缝隙、觅食的鸟  
和早熟的果子

木槿墙，把阳光归拢  
把一段闲置的岁月放在绿藤上，像禅意  
斜躺在午后的唱腔里

密密匝匝的木槿花  
目光含蓄，它们总是  
学着母亲的样子

## 年味

磨坊里，磨盘滚动  
糯米粉纷纷飘落  
母亲一勺勺地装进布袋  
装满整个季节的喜悦

年团，正在入笼  
大灶，已经升温  
母亲在满屋的蒸汽里  
给新春的日子  
一个个点红

